

凤凰·副刊

本版投稿邮箱:ycwbgtg@163.com

微生活

辣椒红了

□社会玲(宁夏银川)

去年初,母亲因新冠引发旧疾,病情危重。后经努力救治,虽转危为安,但身体虚弱到了极点,出院后在我家养病。

春天时,母亲身体稍有好转,便开始捣腾我家花草。将小盆里的君子兰移到大盆,把半死不活的蝴蝶兰挖出来剪掉腐根,给蔫了吧唧的多肉换土重栽。

阳台有个青花瓷大盆,大得像口缸,是我从小区废弃物里捡回来的。盆太大,家里无合适的绿植可栽,这盆便装了营养土闲搁着。一日,母亲从阳台放杂物的小桶里翻出一包我心血来潮时买的菠菜籽,便在这大盆里种起了菠菜。很快,菠菜籽发芽了,叶瓣星星一样钻出土壤。菠菜长叶了,挨挨挤挤窜了一盆。大概是菠菜籽里混进了辣椒籽,菠菜长出来时,一颗辣椒苗也冒了出来。

每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,我们都上班去了。母亲独坐在阳台上,和周围拾掇得利利索索的花草,和那盆绿意盈盈的小菠菜,一起沐浴着暖暖的阳光。

天气越来越暖和了,母亲回到了红寺堡自己家。

不知是品种还是养护的原因,菠菜一个个开始营养不良,黄皮寡瘦的,跟鸡毛菜一样,吃没法吃,看没法看。那颗辣椒苗呢,戳在一堆乱纷纷蔫答答的菠菜间,像被吓住了一样,小心翼翼地,长得极慢。

我和母亲经常视频聊天,末了她总要问我一句,阳台菠菜长得怎么样?那个辣椒呢,死了还是活着呢?我便如实汇报,不怎么样,长得就跟咱家的人一样,细长细长的。母亲哈哈大笑。

到了夏天,那些菠菜在烈日的暴晒下终于挺不住了,东倒西歪,半死不活。实在不堪目睹,我便干脆一把全薅了。独留了那颗矮矮的辣椒苗。

没了菠菜的干扰,辣椒苗便踏实地生长起来。渐渐长得像个绿色的小刺蓬一样,枝子挺拔,叶子深绿。想着它是母亲种下的,我便时不时去关照它一下,浇点水,撒点肥,换个方向。盆大土肥,阳光充足,无拘无束的它像得了势一般,不久,

竟开起一朵一朵小白花来。绿叶白花,独树一帜,像专门养的一盆花一样漂亮。我忙忙拍照给母亲看,母亲开心地呵呵笑了:“哎哟,还活着呢啊!”

当然,不但活着,还活得美着哩。

秋天,辣椒上一些小白花继续开着,一些小白花渐渐落了。落了花的枝头上露出了豌豆大的果实。一粒一粒,绿宝石一样好看。又过了好些时日,果实长得有蚕豆大了,颜色逐渐由绿变黄,又由黄变红。

隆冬时节,辣椒上一枚枚鲜红的果实点缀在深绿的枝叶间(这居然是一株观赏彩椒),像一个正当美好年华的女子,漂亮极了。我又喜滋滋拍了照片给母亲看,母亲居然一下没认出来,她问我,你又买了一盆花吗?

是你种的辣椒啊,你看辣椒都红了!我调转镜头快步到阳台让母亲看。

哎哟,这辣椒长得还乖!母亲惊喜地呵呵笑起来。

我更开心,因为这一天,大夫看了母亲复查身体的化验单、CT报告单,告诉我,病灶基本消除,药可以停了!



韵致。摄影 精靈

随感

藏在蓓蕾里的思念

□龙悦(重庆万州)

山居日子,大多时间其实喜欢待在屋外露台,或园子里及附近山野漫游,白天真正窝在屋里相对得少。岁末心血来潮将书房做了一些更动,空间清雅了许多。我在书桌前坐下,望着窗前栏杆外的百铃花已长得比人还高了,每一分枝叶腋下结着一个个花蕾,仿佛蓄势待发等着即将到来的时光,好绽放一球球花铃随风叮当;园子边是两棵青枫一棵茄苳四棵肖楠及一棵栎树,卫兵似地护在边坡,透过树干间望出去,远处横着狮头山和猿山,烟雨前后岚雾蒸腾时犹如置身仙山中。

仿如踩着时间的轮轴,一路辗过春夏秋冬,如是不断地往复,屈指算来到山村已十年了,山居生活渐渐只觉得人淡如菊,心素如简,这应是我生命中最恬淡闲逸的日子,却又总是不由得在寻找着什么?我不断地与时间对话,记录穿梭季节的影子,开始接纳各种生命体的存在,体会到万物皆有其灵性,凋零与萌长,生与死,缘聚与缘散,无间断地于日常生活中上演着。心中唯一若仍有所挂念,应是对生死未卜的黑猫小爱吧!

好几次我走在邻山的小路上寻找呼唤它,就像五月某天失踪一个多月的它,疲惫地站在路旁呼唤我一样。脑海闪过最后几次见到它的情景;那是某个夏日午后,小爱从外进来见我在家难掩开心,而我却只匆忙地倒了猫食给它,便有事走开了;又有次我正准备回城里,小爱见状跑到门口默默地跟随,直望着我开车离去!

由于那段时间正逢家人生病,我大多留在城里照顾,有一夜心血来潮在手机里打开监控录像,看到后院台阶下有两点闪光,以为是萤火虫,但又想早已过了季节了。原来是一只黑猫,只见它上了台阶,停在瓮旁喝了点水,又在露台上百无聊赖地走动。我看它绕着露台一圈然后消失于录像机下,直觉它就是小爱,因为不会有其他猫如此熟悉地徘徊在黑暗无人的屋前,那是七月的最后一天。从此我再也没见到它了,而它转为我心头上沉沉的挂念。

当然可以说是我过于自作多情,但我深信人与人,或人与万物之间的缘分各有深浅,无疑,我们彼此有所牵挂。山居生活让人坦开心怀舍弃尘累,我的眼睛徘徊四季景色之外,也总流连于动植物身上,它们教导了我,也改变了我诸多先入为主的观念。就如此时山村夜晚,我与园子里的两点闪光相互凝望,各自安心互不惊扰,那是只正蹲在草地上悠然嚼食的山羌,我仿佛听到菩提幼苗正静静抽芽长叶。而我将对小爱的思念藏在百铃花逐日饱满的花苞里,期待再一次的春暖花开时节,再见小爱。

四季

腊月意味长

□耿艳菊(北京通州)

看到腊月的由来,说“这时的天气云量少,且少雨干燥,吹西北季候风,肉类不易变质且蚊虫不多,最适合风干制作腊味,所以称腊月”。我们那儿没有制作腊肉的习俗,记得少时,一进腊月,很多人家,都去集市上买鱼,然后挂在房檐上晾晒着,等到过年时吃。这应该也算是腊味吧。

后来吃到腊肉,也觉得和少时晾晒的鱼,吃起来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这种妙,仔细品味,仿佛有阳光、风、雨、雪、霜、天地……意蕴丰富,味道绵长。

念起“腊月”这两个字,唇齿间萦绕的似乎也是这种味道。时序走到腊月,意味着一年将要过完了,但腊月的味道是不同于其他任何月份的,它有着特别的韵味和意义。

丰子恺先生在散文《渐》里写:“一年一年地、一月一月地、一日一日地、一时一时地、一分一分地、一秒一秒地渐进,犹如从斜度极缓的长远的山坡上走下来,使人不察其递减的痕迹,不见其各阶段的境界,而似乎觉得常在同样的地位,恒久不变,又无时无不有生的意趣与价值”。

这无时无不有生的意趣和价值,在腊月更为显

著。如果把这一年比作一段长远的山坡,那么腊月,我们就已经到了山坡的尽头,向后回望是逶迤的苍茫,往前看是崭新的开始。走过去的那段山坡,也许有遗憾,不足,忧伤,但到底走过来了。崭新的一段开始,自然是充满了朝阳般的希望。这时候的心绪,是一年中复杂的,也是最有力头的。

丰子恺先生又说:“‘渐’的本质是‘时间’。时间我觉得比空间更为不可思议,犹之时间艺术的音乐比空间艺术的绘画更为神秘。”腊月的时间感是最强烈的,而时间的本质是什么呢?一年又一年,时间看似漫漫,漫长的一生,时间的脚步似乎总是不慌不忙的。实际上呢,时间其实是紧促的,转眼即逝的。时间的本质一点都不玄妙,谁都心知肚明,那就是宝贵。

腊月的意味更体现在这宝贵上。尤其越到腊月底,人们把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了。腊月二十三是小年,小年被视为忙年的开始,家家户户忙着赶集购买年货,进行大扫除,贴春联和窗花,迎接新年。

一转眼就到了除夕夜,辞岁、守岁、迎岁,腊月结束了,新的一年开始了。腊尽春归万象新。